

## “十号会议室”特约评论精选

## 本期推荐作品：鲁敏长篇小说《金色河流》

## 生动而微的社会转型史“画传”

□李勇

长篇小说《金色河流》中角色不少，但核心人物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称“有总”的穆有衡。这个在小说中一出场便已中风偏瘫、口垂涎水的老派企业家，是主导整个故事走向、决定情节进展，甚至奠定小说精神基调的人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资本家或企业家形象的塑造有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还塑造了吴荪甫、徐义德、乔光朴等经典形象。不过，和上述形象相比，穆有衡这一人物仍然是有其社会和历史独特性的。

从作品透露的信息来看，穆有衡生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困难时期，后来当兵，退伍后进入国有机械厂，90年代在战友何吉祥的鼓动和襄助下辞职下海……据此估算，穆有衡应属“50后”一代。而他从基层起身，靠当兵“改命”，后进入体制又离开体制，至最终发家……可以说见证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转变，又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急速转型中亲历了甚至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性巨变。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艰辛、奋斗、欲望乃至罪恶，构成了他波澜起伏、混沌多面的一生。而鲁敏以别致的结构和叙述方式所描绘的这个创业者或企业家的一生，完全可以看作是她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历史所作的一幅生动而微的“画传”。

当然，穆有衡的特殊性并不仅仅在于他所身或在或负载的社会历史之特殊。而更在于他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这段历史更准确而言，即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史。如前所述，这段历史也是穆有衡本人的发家史。但这段发家史于穆有衡而言却既是荣耀，又是一笔沉重的精神债务。作家鲁敏试图通过创造这样一个背负着罪恶，某种程度上也在进行着一定忏悔和赎罪的人物形象，来表达她对于此段历史的态度。近30年来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那些社会性的矛盾、纠葛，那些个体化的焦虑、烦恼，都可理解为财富与人的关系失当所致。症结如此，该如何开解？《金色河流》有所暗示。

穆有衡以极其“穆有衡式”的方式将其全部遗产捐赠社会，这是“暗示”之一。但这个“暗示”未免还是有些戏剧化和理想化的成分。这种理想化的“暗示”，还在穆沅（穆有衡的二儿子，从小患有精神病却纯洁淳朴如婴儿）身上，在凹九、昆曲身上。相对而言，在“福利院”长大并沾染着浑浊肮脏的河山（何吉祥的遗孀女），事与父亲作对、一心想摆脱其控制的王桑（穆有衡大儿子），在名存实亡的婚姻中心理扭曲的丁宁（王桑妻子），甚至还有“潜伏”在穆有衡身边几十年的谢老师（穆有衡助手）——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暗示”似乎更为切实一些。因为他们最终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一种自我的反思、颠覆和成长。在这个过程中，穆有衡不自觉地成为了具有决定性的

力量。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穆有衡的遗嘱被执行，携带着河山、王桑、丁宁等人的转变与成长，以及穆氏“梦想基金”的成立，使穆有衡赚取之于社会终究用之于社会，而这条由金钱和财富汇成的“金色河流”也终于有了它健康合理的流向。

所以，这则名为“金色河流”的故事有着极强的寓言意味。它的“暗示”是普遍性的，但它叙述的却是中国的故事，记录的乃是当代的历史，而这故事和历史本就是我们曾经且一直置身的生活。每一代作家都有其生存和扎根的历史。对于鲁敏这一代作家，特别是“70后”作家来说，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发展史便是其独有的“生史”。他们与这段生活和历史之间，相较于其他人，可能有着并不相同的构成关系。这也决定了他们认识、书写和记录它的方式。《金色河流》是鲁敏又一次自我突破的尝试，也是这一代作家对其“生史”的回眸与铭记。

（作者系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 典型人生之内

□王昉

小说人物的设置不枝不蔓、真切合理，完美演绎着作家的哲学意图，与此同时，作者将人物抛入时代的舞台之中，让人物自身的活动圈层拼接出社会的斑斓镜像。小说拉开了社会的景深，增强了现实的厚度，展示出改革开放40多年两代人的诸多不同命运，形塑了典型时代当中各色人等的典型人生。

与以往描写经济大潮之下典型形象的小说不同，《金色河流》不只是注重典型人物的静态个性特征，而且观照了人物在时代大潮之下的动态人生走向与命运起伏。小说不仅仅是以平面化的典型人物来折射时代的典型性，而是要在历史意志之下逼视人心的各种应激反应，而众多人心的向背实际汇成了历史的交错脉络。作者思考的是，我们究竟只能被时代所奴役改变还是可以坚守自己走出精神的困境？相较于《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人心面对命运的无助，《金色河流》的指向则通往了充满希望的征程。

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生不是由单个人构成的，而是来自群体的合力建造，也来自叙述者的立体呈现，在这一向上度，《金色河流》比同题材小说要更进一步。

小说中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交互与碰撞，将小说的情感有条不紊地层层推进，也不断突破着读者的阅读期待，从而产生了穿透心灵的震慑效果。河山的人生回顾以第二人称进行叙述，有总的内心独白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在一段现实的第三人称叙述之后，往往穿插大段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叙述的独白或回忆，这种当下与过往、现实与心灵的对话式的交替以强烈的共情最终催生了读者与人物的共同觉醒与心灵救赎。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所有人物都戴

着被现实扭曲的假面，均操持着浮薄戏谑的油腔滑调，但当小说进入第一人称独白或第二人称回忆时，人生的残酷逐渐显露，假面掩盖的被现实检视过的脆弱灵魂带伤出镜。即使功利性夹带着自私的赤裸人性如此丑陋，但是面对金钱、死亡、背叛、抛弃、冷漠的咄咄逼人，人性的懦弱与罪恶的生根落地又似乎难于避免。第一人称内心独白与第二人称回忆的力量在于，当读者于第三人称的叙述中以道德之优越感审视人性之后，却在随后的人物回忆、独白中获得了带着疼惜的共情与悲悯，形成了张力强悍的心理审美落差。

最后，在有总死后，小说则别有深意地削弱了人物的内心呈现，人物的心灵救赎最终体现于简单的场景和行动之中。觉醒的生命摆脱了爱恨的角力与功利的追逐，恢复了安宁与平静，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被智慧化解，一直被现实撕裂的疲惫的现代人，终于可以卸下沉重的精神包袱喘口气歇一歇，小说的节奏也在紧凑的对峙交叠与推进之后进入平静舒缓，生活悲情的交响落入终章，继之以温暖的愿景。正如小说尾声所描写，王桑情不自禁和怀孕的妻子温存，他“看到几缕可爱的橙色光线，伴随着他的节奏，也在一上一下地弹荡着，那是刚刚升上天顶的朝阳”。剧场里，河山靠在旁人的肩膀上酣然入睡，“他俩就那样无意识地依靠着，亦梦亦真……”一切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一部多声部的交响至此落幕，被阅读涤荡起的心绪也慢慢平复，我们观瞻了时代的悲喜，却才觉悟自己也正是剧中之人，这无疑也是这部小说的最大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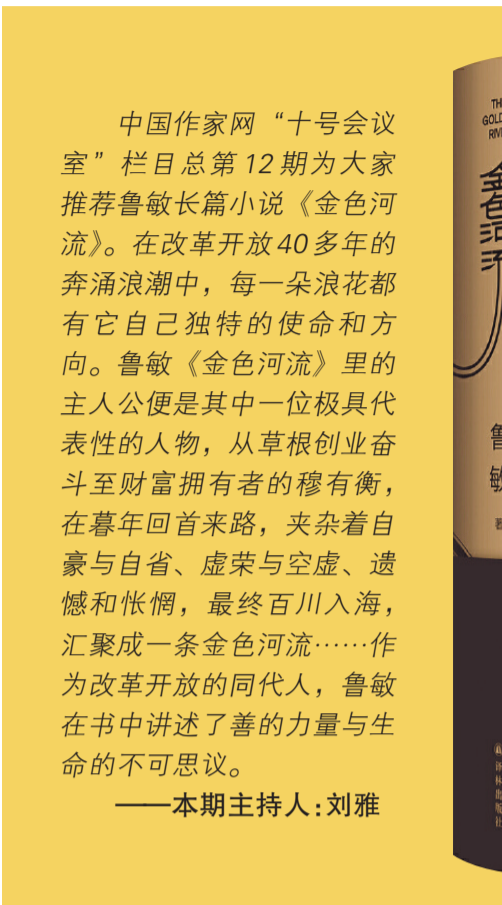
展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时代大潮下人心的不得已与疼痛，以儒家的明心见性抵抗物欲之癖对人性的腐蚀，从而扭转现代人的精神困局，纵向拉伸出典型人物的典型人生，正是《金色河流》的意图之所在，也是其对同类型“典型人物”题材创作的形而上超越。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杂志副编审，文学博士）

## 时代之变与精神之间

□张俊平

与小说庞大的体量相比，小说的故事线格外清晰、简明，仿佛茫茫大河中一舟独行，诸般起伏跌宕一目了然。小说的开篇，曾经叱咤商海，以雷厉风行著称的有总“歪躺的身子灰蒙蒙的，只腮边两行泪道燃然有光”，这种极具反差性的描写不仅让读者愕然，也给小说铺垫起一层同样灰蒙蒙的底色。从乍暖还寒的2月到金秋安详的9月，垂暮之年的有总在日脚里慢慢耗尽最后的生命力，而他不平凡的一生也在作者设置的多重视角里逐步显现出来。从谢老师的红皮本子到王桑的回忆，从有总日常的意识流到临终的录音，一个跨越了40余年时代光阴、拼搏出极大财富，不循常理甚至不择手段、又终生背负愧疚的有总形象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形象或多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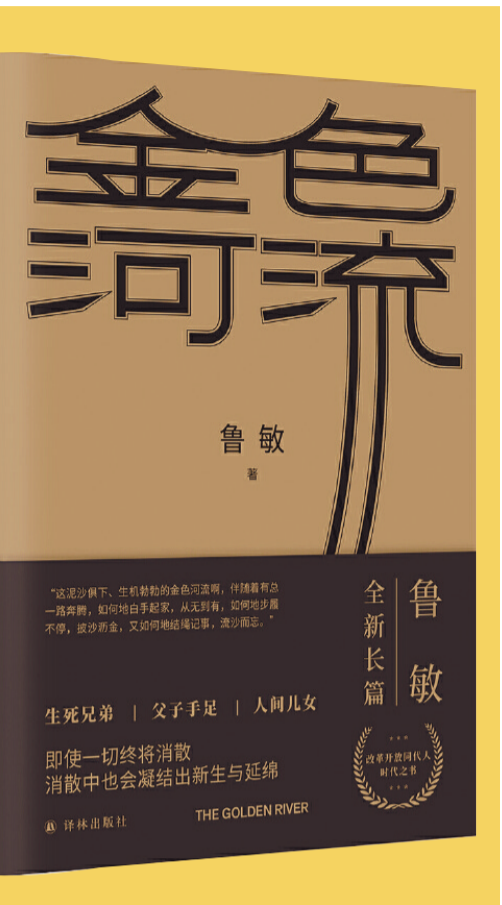


中国作家网“十号会议室”栏目总第12期为大家推荐鲁敏长篇小说《金色河流》。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奔涌浪潮中，每一朵浪花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使命和方向。鲁敏《金色河流》里的主人公便是其中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从草根创业奋斗至财富拥有者的穆有衡，在暮年回首来路，夹杂着自豪与自省、虚荣与空虚、遗憾和怅惘，最终百川入海，汇聚成一条金色河流……作为改革开放的同代人，鲁敏在书中讲述了善的力量与生命的不可思议。

——本期主持人：刘雅

少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间无数基层民营企业家的缩影，也是作者鲁敏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人物长廊的一大贡献。在同时代的作品中，我们罕见这种人物形象，在已有的类似形象中，我们罕见这一形象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小说在多个层面上支撑起其篇幅和内涵的丰富性。中风卧床、“巨翅垂伏”的有总躺在这个不再属于他的时代里，终日里想的都是他的身后事。有总通过一个个出人意表的举动搅动着家庭的关系，也推动着小说的情节向前发展。在为疾病所限制的身体行动背后，是有总自由无际的意识行为，用一种隐秘的形式呈现自己的过往和内心世界，在今夕对比和时空交错中展现时之变和精神之变。在小说中，有总的遗嘱曾经作为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可能的受益人偏离生活固有的轨道，显示出资本顽固而强大的效力。小说的最后，有总不出意外地迎来了死亡，在他守夜的晚上，所有人围绕谢老师的红皮本子和创作计划，以一种超越死亡悲痛豁达态度，游戏般虚构各自的人生轨迹。直到有总的录音遗嘱以“很有总”的方式“横空出世”：遗产以何吉祥的名义成立“梦想基金”，并由河山担任执行人。有总还是赢了，赢得了所有人的理解，也赢得了心灵的解脱。他一生为之操劳的财富，终于化作一条河流，“往街道上在人群里到处流淌”。



小说到了这里，题目“金色河流”的寓意已经不言自明。以穆有衡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奋斗拼搏的历程，是中国社会40多年来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极大丰富改变了一部分人的生活面貌之后，财富分配的平等性显得尤为重要。社会财富不仅要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求，也应该促进人们精神世界的丰盛。换言之，财富的积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社会的公平和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我们奋斗的终极追求。

正如作者在小说中借助王桑的视角表现出的对于中国传统艺术昆曲的格外关注，就传达出作者重视人的精神需求满足的价值指向。以昆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艺术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加速式微，其重要原因是背后资本力量的阙如。王桑对于父亲有总所代表的资本力量的排斥来源于父亲对文化的轻视态度，但父亲对于资本与艺术关系的观点则让他醒悟：没有什么是非物质的，归齐到最后，都是不灭不幻结结实实的物质。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小说中对于昆曲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力量进行了意味深长的处理：有总昏迷后，王桑用老昆曲取代有总的录音，作为安抚穆沅精神的手段，其中深味，正可用王桑那句话来概括——昆曲度我。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现供职于鲁迅文学院。）

## 优选中短篇（第10、11期）

推介人：黄德海

推介作品：赵松《谁能杀死变色龙》（中篇小说），《收获》2022年第5期，责编吴越

从最外在的情形来看，这个小说写的不过是一男二女之间的离合，称不上特殊，只有行文的微温感区别于常见激烈的情感模式，让作品显出一点小小的与众不同。更深一层看，小说给出的仿佛不是人物的性格或其独特的选择，而是一种类似无欲无求的漂浮状态。事来则应，事去便罢，因而标出某种属于特定时代的共同情绪。沿着这个方向再来思考此小说，却能够在最深处看到，这种跟随时代的变动而看起来无所事事的状态，不再执著于固定的单向选择，因此打破了某些原本封闭的空间，从而让人有机会再次面对看似虚无的人世，在荒凉中开拓出一种因开阔而来的生机，扩大了人的生存和伦理选择，也扩大了小说的内在空间。

推介人：郭冰茹

推介作品：王苏辛《传声筒》（短篇小说），《十月》2022年第5期，责编季亚娅

王苏辛在小说中铺排了大量的细节和心理描写，让“传声筒”这个意象表达出很强的情感张力。“传声筒”不仅代表这个女儿，她多年来充当着父母之间日常信息的传递人；也代表突然出现在病房里的表姐，她转译了母亲在手术过程中的梦境密码，用关联的童年记忆抚慰着母亲和她自己。或许“传声筒”还可以指代各种信息传递的介质，是每个人口不对心或者口难对心时的选择；当然还有可能是一个契机，是女儿尝试重新接受自己，接受父母的秉性与处境，接受父母婚姻关系的转折投射在自己生活中的轨迹。或许，王苏辛想要借助“传声筒”在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多声部的生活中，建立起一种情感的联结。

推介人：宋嵩

推介作品：辽京《关于爱的一些小事》（短篇小说），《钟

山》2022年第5期，责编汪楚虹

小说撷取的是小男孩毛毛和他的单亲妈妈在生活中的若干片段。从小只能跟毛绒玩具“球球”作伴的成长经历，使得毛毛在进入幼儿园以后无法融入集体生活，甚至被幼儿园劝退。当妈妈终于意识到球球对于毛毛来说有多么重要的同时，她也意识到了“爱”对于毛毛的意义。如果说，她曾经将毛毛的降生视为命运射向她的一支冷箭，那么此时，她下定决心要在这支冷箭带来的伤口上缀一朵花，要带着毛毛到阳光下去过新的生活。而与此同时，毛毛也在玩具店里不经意的一瞥中意识到，“球球”不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独一无二的伙伴，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个“球球”存在着。在那一瞬间，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世界忽然洞开，阳光万丈，风猛烈地吹来”，毛毛的人生获得了成长。

这里的“爱”，既指妈妈对于毛毛缺失的“爱”，也指毛毛对于毛绒玩具“球球”的爱。显然，后者比前者要浓得多。小说中有一句话相当富有哲理也相当耐人寻味——“爱是一切苦痛的根源”。毛毛是妈妈和那个“年轻游客”的爱情结晶，但这场爱情也给妈妈带来了一辈子的痛苦；缺少妈妈和外婆关爱的毛毛只能将球球视为唯一的伙伴，在球球身上倾注自己所有的爱，以至于无法融入现实社会。作者用平实的语调向我们讲述着男孩和他单亲妈妈的故事，有凛冽，也有温情，在不动声色间提醒我们关注“单亲妈妈和她们的子女的成长”这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作者看似是在讲述“关于爱的一些小事”，但何尝不是在讲述“关于爱的一些大事”呢？

推介人：徐刚

推介作品：蒋一谈《慢先生的秋天》（短篇小说），《收获》2022年第6期，责编俞东越

蒋一谈的小说虽然涉及科幻文学中最常讨论的科技与人文、人工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小说极为可贵的地方在于，它在表达出对于真实与真情的渴望之余，也表

达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一种关于“慢”的隐喻。确实是这样，在这个时代，做一个缓慢的不慌不忙的人成了一种奢侈，以至于小说中慢先生的“慢”，总会被人误认为媒介时代特立独行的表演。然而，当小说最后，那些快捷的机器人竟然也奇迹般地学会了慢先生的“慢”时，这种奇妙的反讽所引发的，正是我们关于这个以互联网与高科技为标志的“快”时代的某种深切沉思。这也正是小说打动人的地方。

推介人：马兵

推介作品：张炜《书童》（短篇小说），《万松浦》2022年第1期，责编夏海涛、吕月兰

张炜一向以厚重深沉的长篇小说著称，其实他对于短篇小说文体的经营也是别具匠心的，《书童》便是如此。古代读书人出行居家常有伴身的书童，小说便从书童这一意象展开，在一位老人与他17岁的小保姆的点滴相处中，寄寓趣味与哲思。小说写出了伍伯对超脱与闲适的古代读书人境界的向往，也写出了他想恢复有书童作伴的读书生活的一点无奈和尴尬，此外，还有隐秘的情性和幽微的欲念的缠绕。小说的语言极为洗练，三言两语而能浑厚致，以写意代写事，诸多话头稍作点染，却按下不表，反而让这个简单如小品一般的小说内蕴丰富的空间，关于人性、关于老境、关于忏悔，相信每个读者读完都会有各有侧重的人生感悟吧。

推介人：聂梦

推介作品：栗鹿《空蛹》（中篇小说），《人民文学》2022年第10期，责编梁豪

《空蛹》围绕“蛹事件”展开并结构自身，小说中的人物，包括叙事者，却无法对“蛹事件”以及蛹本身给予清晰的描述。大致情形是，蛹诞生于我儿时生活过的港口村落，与蛹一并出现的，除了自然界的异象，还包括人们的失踪、失语、失忆，以及后来的降维定性（人们把剧变带来的

影响称为“信息污染”），融合与抵抗。“我思于我不在之处，我身在我不思之处。”在向外发散和向内寻找的矛盾里，过去的人与事，连同自身的回忆、感触，积聚成一间“思想杂货铺”。借助流动的形式与飘忽的方位感，作者对时间和世界的本源性质疑展开议论，同时对语言本身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栗鹿是一位有才情有想法的写作者。《空蛹》作为她的生长之作，让我们看到了时下青年写作中寓于流动性的质感与实感。

推介人：陈麒安

推介作品：次仁罗布《望远镜》（短篇小说），《雨花》2022年第10期，责编何艳婷

次仁罗布是一位优秀的藏族作家，这次他将目光投射到世代居住于边境之地的同胞。一个名叫普次仁的藏族少年，在父亲的影响之下，胸怀卫国壮志，在周围世俗的不解甚至不屑的眼光中，放弃离开故乡而选择放羊成业。与许多藏族作家一样，次仁罗布的语言异常简洁，毫无修饰，有着自然清新的美感，并且整部作品充满着丰沛原初的深厚力量。同时，这个作品也提醒着我们，在少有人关注的边境之地，有那么一群少数民族的同胞，他们以自己对于国家的赤诚之心，不畏艰难与牺牲，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国土的守护，他们应该被看见，被尊敬，被铭记。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本专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